



书话

寻根巴蜀的人文旨趣

——读《寻蜀记:从考古看四川》

□ 钟芳

近年来,随着《国家宝藏》栏目在央视的持续热播,一大批国宝纷纷绽放荧屏,特别是近期三星堆文物的出土,使得一些与文物相关的书籍,亦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热捧。“考古热”中,青年学者萧易并没有忙着追逐热点,而是独辟蹊径写出了《寻蜀记:从考古看四川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。该书以独特的视角,从微观层面钩沉出一个独具风味的蜀地史。

作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《南方周末》知名专栏撰稿人的萧易,是位不折不扣的考古迷。但凡国内考古上有新的发现,他都会去现场一探究竟。本书就是他10年19次踏访巴蜀之地所凝成的史学结晶,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,作者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,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,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。这其中,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、金沙遗址,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,如蒲江船棺、江口沉银。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,

如汉阙、龙桥群。作者以文物串连历史,辅以文学性的细节补白,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,一些鲜为人知的典藏轶事,相继浮出水面,呈现出古朴厚重的蜀地文明样貌。而书中收录的300余幅高清图,涵盖汉代的石阙、唐代的石窟、宋代的古城、明代的陵墓、清代的建筑……惊艳的图片,生动展现着中国文物之美,也补强了读者对众多古迹古物的传统认知。

面对静寂无声的历史文物,全书力图让冰凉的遗址、遗物“立”起来,以期呈现出立体的多重景观。作为媒体从业者,萧易充分发挥其遣词造句上的特长,用灵动鲜活的语言,陈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。飘逸的文字里,有对遗址遗存的人文概括,有对器皿器物所处时代的背景介绍,还有对人心世相的绵密剖析……在诠释考古知识的同时,作者借助花絮式的补白,一并将一些遗址遗迹的发现经历、重现天日的古物发掘过程,以及围绕着古器古物背后的沧桑流变,一路娓娓道来。他穿越历史与现实之间,思绪飞

扬在文学与考古的每一处现场,笔走游龙,点化记忆,开启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寻宝探藏之旅。随着他不疾不徐的叙写,一件件沉睡千年、百年的文物,次第“活”了起来。跟着作者徜徉于三星堆祭祀大坑等遗址,去寻访巴蜀文物的生成之谜。那坑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、纵目面具、青铜人头像等大量珍贵文物,堪称华夏民族冶金史上的“活化石”。从它们的浇铸成型观之,许多青铜重器的锻造工艺、制作范式,在巧妙融入中原殷商文明的风格后,又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。而引人遐想的“西王”张自忠“江口沉银”,三百多年来一直牵引着人们探求的目光。最终,随着政府抢救性的发掘,3万多件金银等宝物被悉数打捞上岸,惊心动魄的盗掘与反盗掘之争,当年“西王”与明朝政府围绕着财富与权力的较量,同时也随着宝藏的出土,被一一揭晓。管窥着这些文物,追溯着悠悠往昔,斑驳的世相,幽微的人性,不禁让人唏嘘不已……

书中,许多古物古迹都是第一次披

露。作者在追怀历史的同时,对一些专业性的考古知识,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释义。如讲解先秦时代的汉家陵阙,就对“阙”的概念进行了普及,指出所谓汉家陵阙,就是汉朝广泛流行的陵前树起高大石质建筑的意思,因具有“纪念碑”性的意义,后用于特指城市、宫殿。再如,在全景式介绍巴蜀大佛景观时,就对判断佛像的类别,是弥勒佛还是释迦牟尼佛,给出了标准答案,告诉我们载定的标准,依据的不是临江与否,而是佛的手印、坐姿等等。这种必要的科普,有助于强化读者对考古学的认识,使我们在面对专业性较强的人文话题时,在捋清基本概念的前提下,能很快进入正题,去领略作者精心构筑的考古世界。

别有洞天的巴蜀史,是宏阔中华史的一个片断、一幅缩影,而众多的古迹古物,则完整地构成了光彩照人的国家宝藏。它们既是历史的遗存,更是中华民族向着文明之境奋勇迈进的鲜活例证,一器一物见精神,它们每一件都值得我们铭记珍藏。

创作谈

书本香,何况百年

□ 李学彦

2017年的秋天,宣威西泽乡戈平村最美的季节,我站在虎丘山麓,触景生情,写了一首献给母校戈平小学的诗。就是这一次,成了我与《书香百年》之缘。

人生成就一件有意义的事情,机会不多。我是幸运的,缘分给了我一个书写母校的机会,何况我的母校,学子万千,书香百年。

受命书写以后,我对此书进行了编撰定位:史料收藏性和文学欣赏性,并对该书进行了主旨确定和整体策划,其主旨就是:擦亮时代底色,彰显品质高标,展示师生风采,激励后人奋进。对全书的十个篇章,也从历史,现实和未来的文脉纵向,作了精心选题和布局。

为了对戈平小学进行立体展示,我邀请部分知名教授、作家、诗人、书画家莅临西泽,走进校园,以不同的视觉和笔触来感受西泽,书写西泽,厘清学校教育与发展必然关系,对本书进行横向的铺展。

写作是一项特殊的劳动,有时候坐在桌子前好半天写不出一个字;有时候已经躺在床上,突然有感,立刻起床,一写就是几个小时;有时候到饭点了,又写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,最后只能边吃泡面边书写。

两年多的采访、书写、编辑和校对,遇到过无数困难,有的苦楚,只能永远留在心里,化成往事风烟。期间也有过无数的感动,许许多多的轶闻故事,令我感动得泪流不止。

我对文字从来都是敬畏的,除了史实记述,对原创的每个文字,每个句子,我都如对待先贤,报以尊敬。

写书之苦,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因此,我总结了六十字的编写感言:“缘为初心起,赤诚染清波。千里寻常路,百年已烂柯。乡间寻故事,坟头问蹉跎。半夜披衣起,笔下泪婆娑。如今成万句,时光已消磨。问我何所意,情满那山河。”

人生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与他人需不需要你;人生的快乐取决于你是否愉悦了他人和你身处的世界。

因此,每当我想起那些对世界温柔以待,而世界却不一定温柔待之的人们,想想自己,一切痛苦和辛劳似乎又化成快乐的源泉。

回望历史,仰望先贤,对教师事业、学校圣殿充满了无比的崇敬。同时,戈平小学辉煌的历史和赤红的底色,增添了我对



她的敬爱之情,作为她曾经的一名学生,我感到自豪。

《书香百年》是一面镜子,没有她的呈现,很多历史的悲情会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,很多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和品质会得不到彰显,西泽素有的“文化之乡”“教育之乡”之美名,就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。

我坚信,《书香百年》也是一支号角,她将为复兴西泽教育,弘扬传统文化,推动西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全面进步,奏响时代强音,成为一方山水的精神引领。

要感谢编辑团队,《书香百年》是我们集体辛劳的成果。

要感谢我刚离世不久的老娘,我接手《书香百年》的时候,母亲手术不久。后来,我无数次往返于昆明和西泽之间,几乎每一次见面,母亲都要问我: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?这本书出版发行后半年,母亲就去世了。因了这本书,我失去了很多照顾和陪伴母亲的机会,但她没有埋怨过我,我十分感谢她的理解和支持,但说尽孝,我心有愧疚,非常自责。

任何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,我们之所以把教育我、培养我的学校叫做母校,就是源于那个生我养我的人,叫做母亲。正是如此,在《书香百年》的编写过程中,每当遇到困难、懊丧、甚至灰心的时候,就有一股母爱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,那就是母亲的爱,母校的爱。

学而

不差钱的李白原来是矿工出身

□ 刘中才

在李白的诗作里,我们经常会惊异于他的奢华生活,喝酒用金樽,吃饭用玉盘,一杯清酒价值十千,一餐美食超过万钱。结交的朋友也是岑夫子、元丹丘这样的上流雅士。如此高大上的生活方式,难免令我们产生疑问,李白除了写诗之外,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。

李白出身于刀客家族,他的父亲李客曾是一名武将,后因过失杀人而逃归于蜀。受家族文化熏陶,李白自小也酷爱习武,他在《侠客行》里曾说: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”《结客少年场行》里也扬言“少年学剑术,凌轹白猿公。”白猿公是传说中的剑术达人,剑技十分了得。李白自诩剑术可与白猿公有一比,可见其剑法是相当高超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李白学习剑术的师父是大唐第一“剑圣”裴旻。据《独异志》载,裴旻“掷剑入云,高数十丈,若电光下射,漫引手执鞘承之,剑透空而入,观者千百人,无不凉惊栗”。出剑如光电,速度之快,非常人能及。在此种环境里生活的李白,能成为剑侠也不足为怪。

能文善武是李白的人生写照。在那个科举之风盛行的年代,李白的仕途生涯并不顺畅,虽说他可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,但李白并没有做官,而是选择远离官场游走天涯,铁饭碗的职业也从此与他失之交臂。

文采斐然的李白赢得了诗仙的美誉,但却只是一个名分,并不能像今天一样可以层层包装炒作成网红大咖,进而转化成经济效益。尽管写诗可以赚取一部分稿费,李白却并不以此为生。现实中,李白只是把写诗当做一项副业,而他真正的职业则是一名矿工,主要从事贩运矿石的工作。

从李白的诗作中可以查证,李白贩运的矿石以铅铜为主。例如他在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中说“我爱铜官乐,千年未拟还。要须回舞袖,拂尽五松山。”在《宿陂湖》里又言:“鸡鸣发黄山,暝投陂湖宿。白雨映寒山,森森似银竹。提携采铅客,结荷水边沐。半夜四天开,星河烂人目。”李白还在《秋浦歌十七首》里用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”来形容当时冶炼矿石的真实场景,可以说是

句句不离老本行。

诗中的铜官、陂湖、秋浦都是地名,位于今天的安徽铜陵和贵池一带,这些地方在唐朝都是重要的矿石主产区。李白将贩买的矿石通过水陆装船运到扬州,再经过提纯加工卖到市场上。因为当时的扬州舟楫栉比,车谷鳞集,手工业十分发达,特别是生产的金银首饰,制作工艺精细,质地色泽饱满,颇受民众欢迎。

李白从事矿石贩卖生意足有十几年,他比较喜欢这个职业,很多时候李白都会亲自押运采购的矿石。人在旅途,面对万水千山,李白常常吟诗作对,乐此不疲,很多名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而成。

唐朝的扬州是矿石冶炼和熔铸的核心区,李白常常与冶炼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在《答杜秀才五松见赠》说“铜井炎炉歆九天,赫如铸鼎荆山前。”五松是指五松山,这是铜陵一处冶炼铜矿的工地。炎炎夏日,面对高温火炉,李白汗流浹背,表明他很接地气。

矿石贩卖在当时属于高薪职业,李白的日子过得很滋润。他经常出入高档酒馆,大碗喝酒大口吃肉。由于能够实现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美好夙愿,所以李白对于钱财从不吝嗇。正因为李白不差钱,他的诗才才显得浪漫飘逸而没有那么多的千愁百结。

又有才华又会赚钱是现在很多人梦想的生活,这也是为什么提到唐诗总是要说一下李白的原因。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